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墓碑傷辭附

進士陳君墓銘

穎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二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壘陂將葬姪婿李觀叙而銘之君諱瑒字仲溫產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蓄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輩多所驚仰憲技藝無不該者尤精玉筋書得斯水體勢覓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輒棄去不復有仕宦意君為人篤於孝慈幼孤事先夫人左右無遠及居喪梓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毀瘠落肌肉僅能自活



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歔歔涕下此皆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聞人急難與其所不足若已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之間其人信鬼禍習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必瞻視慤慤致藥物療治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含龔歛殯多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疎訖不以顏色冷燠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占君子之道者其孰能如是邪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羨池榭日召賓客飲酒遊宴賦詩相獻答豐豐不能自止鑄琢粉繪咀嚙花葉務為深奇若新進爭名者怡愉終

日弗以他事亂其間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為無所用其心矣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惋來哭必盡哀至于後養無知輩悉旁泣竊歎謂不復有斯人嗚呼可尚也已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世俱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惠莊飭有理內法生男女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識者謂慶在是矣次某警敏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文壻鄧某應進士舉次黃某范某幼女許嫁范某皆著姓子初君之弟曰某既勝冠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絕乳君愛養之如已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祿善不克年謂天有知何死之亟謂天無

知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藏焉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喜事用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沈厚有智多歷艱難故動而解過為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為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決于疏親性復謹禮雖幼而卑必待以賓客未嘗見其懈尤耻爭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衆莫不服晚節授家事于子孫其中休休罔有不足閉門終日不與塵俗風塵月堦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曆四年

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池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附子男二人肅絲進士第在官為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殿中丞執喪無失禮次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為淵行而為川未易窮也五女嫁鄭某朱某范某朱某聶某皆良族也既卜日孤以墓石來告乃銘之曰

洪範五福六極為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久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不考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嗚呼公之年德遠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  
及此何所不滿送住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  
里中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雅露  
易乾際駒難駐彭殤一接瞬息千古設奠告誠後期  
無處尚饗

廣文陳生墓銘

并序

陳生子同郡君平其名某字也初以童子來學既冠  
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  
後二年死蓋年二十有四矣始吾竒其人神甚清氣  
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  
務大若馭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

厥施為巖巖見頭額去其俗遠甚其父某又有行誼  
謂可以餘慶擬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  
或導以博奕解愁憂則曰我為此亦不樂拳拳文字  
間以即死嗚呼吾之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  
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  
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邪如何如何贈某官諱某  
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氏有二女其死孟夏其  
葬仲冬其歲辛卯實皇祐二年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  
知則顏魯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岡雲環水  
怪夕景晨光尋神仙之轍迹味古人之文章魂兮

優哉豈與夫愚鬼同鄉

進士傅君墓銘 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任少傅女嫁董張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在十二月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羊峯下曾王父封王父宋父逢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為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稱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室為便戶夜再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須人肉爰割其股族有聞死將質于官礙君其間縮不忍言聞善已君見惡愀然教子與孫居如師門維孝維悌於君罔闕他行雖百無乃其末命有夫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糞土黃髮

聶夫人墓銘 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某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蓋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為南城主簿聶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為婦孝為妻順為母愛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嘗帶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已然見人之絕志於調致力不足不能自己教厥子必以禮



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微  
仲恭仲皆好學女婿程某閔其汪某亦為士季女未  
許嫁夫人每教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  
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  
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  
褐有書至不能言矣身八四月十一日卒年若于明年  
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  
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自可知邪夫  
人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  
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夢寐彼何神靈而  
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采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  
以求揚名則親之以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  
松風淒兮生者能幾死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  
又何足悲邪

鄒夫人墓銘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迪九齡以文求試于臺  
遇疾罷去得神童稱今迪遺子以書且列其妣之行  
請銘其窆予未識迪二回矧非州黨端族閨門之懿所  
不及知然觀庸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  
信所謂以賄喪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歲嗜讀書  
屬詞句既毀齒西游仰視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  
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果與夫冕弁而童心

輩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沃染於初如土斯  
瘠其矣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子之言  
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迪未冠未克  
光大于時懼其親之無傳求哀於我蓋亦孝子之節  
不可以已故書之六人姓楊氏蓋鄒之邑人曾祖某  
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  
得官以貲為袁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憲篇籍畧  
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  
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  
外內無怨言蓋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迪一  
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  
較之求師輔繼短增卑日取其效一女亦尚幼而夫  
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甲子也越某  
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地名噫昔陶侃母湛氏亦新  
淦人唯能資厥子交結勝已者然非倂強立以濟功  
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迪之齒示也誠能出溝  
瀆逐鯨鵬於天海間則楊氏之賢當不愧于古且使  
吾言見信於天下矣銘曰

宜神之社 顧短以死 不在其身 維有子

鉛山縣尉陳君蓋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之員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  
為郡著姓父某克善士高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開



其先子豁達而好義自一二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贖親故遠得以及鬻珠為有識所貴者繫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溫清益謹而田里益脩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禽郡守言其勞不報奪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黃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災兵以敝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歎於意哉

徐夫人墓銘并序

宜黃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南郊放選得贛縣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將輦其母之宮未及期夏四月辛酉母死秋九月喪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亡蕭芥至于女姑叔長穉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官學

且父吾母夙夜匪懈烹以禮賓客未始厭倦復十八  
而孤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將  
退而服田又勗遣之以獲齒于下士命合之祿未登  
養器而遭大變平生惻隱以調急為上務斥衣賣飾  
一簪無所愛死之日親疎內外皆哭出涕天蒼地黃  
何往何嚮願得銘以相哀不與復亦舊憐其意從之  
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祖不仕復之兄曰某弟曰  
某曰某曰某豫亦好學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  
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為善思貽  
父母之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  
於觀為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為冠族夫人之  
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  
裁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內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  
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諄諄用福其家以  
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小子  
曰倫既早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蓋  
皆善良能治生而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  
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廣源蠻犯嶺表  
朝廷以空名告身屬江湖轉運使募入錢穀而郡縣



風曉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病而  
葬而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二男曰  
某七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闔門無五尺之  
童累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明年三月乙酉  
以二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宴窠同坐而異壙君  
之姊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五女  
嫁陳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夭者何怒於神  
其曰偶然邪何再世不天若孳而傳夫人之意常  
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  
可信而俟邪

處士陳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  
君性慈和且喜事同席六七人身為之長當母在時  
一以家事屬其弟無所前卻闔門百口不識答罵及  
官府招呼雖甚畏怒且躬以進不移禍於人為政者  
似察焉未嘗辱嗜酒從游或詬之而或戲之其色自  
若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輒馳往視既  
及第為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  
入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  
于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  
防階附隱三女長嫁朱某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為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者其已覺也哉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旻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于觀願為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勲勞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至美乎宗廟彼窳窳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漏泉裏爵同正官 國家仁甚於古賞徧于下凡在周行必富貴其父母郊社行慶踵以為常今郎中得官五品爵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刺是邦黼小草民託寄宇下察

命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郎中諱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任積善之澤漸于其躬狀貌瓌偉人鮮能及父性本孝悌且意義烈心自九族內外悉能諧和使無閼狠而鄉人美之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者邪厚本力稿以給其家身雖肥遯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所謂愛子教之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即塋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方員外郎都官郎中夫人柴氏某縣六君生男女五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修天聖編勅與



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為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  
趙氏季尹氏員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  
胙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 土風朴渾 公宅其間 孝義終身

閨門雍雍 鄉飲欣欣 生而不試 沒乃推恩

君仁有加 子心罔極 贈官五品 立碑九尺

慰心彼顛靈 光于墓域 後昆之才 孝思是則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  
義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

下云哉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怪士大夫不  
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為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  
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史胥之業故愚  
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歛手于位就繩墨間有可道者  
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公諱鎬  
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汀州推官繇興化軍判  
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  
員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婺州金華縣知  
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  
時慶曆六年也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  
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當得一子官舍其孫

以與弟之子某人以是稱焉明在慎善聽治在興化  
常受命使府決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嘗為  
里胥利隣人田給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後隣喜刻其  
稅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券茶染紙類遠  
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  
裏一色偽也訊之即服金華舊裡而說公之政粵民  
動於役其疋有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疋影  
戶數十公至英乃擲而旬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  
下戶獲安在建昌擊冢褫敝疑若山重于今有迹焉  
娶同郡戴氏封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  
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  
皆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潁州推官馬某皆  
良奧也曾祖某不仕祖某泌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  
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衢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  
一姓多者數望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  
顯者以為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觀經為公昨著作使  
來告喪以毀堊弗及誌惟令五品有碑請列茲文而  
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 既施於民 福在子孫 不止其身  
少進老退 始卒無悔 死而有知 何慶之大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  
壽昌縣君江氏墓碣銘 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江南宰相齊立之族遭亂播遷自  
洪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  
某讀書客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顯既而有子曰咸  
字貴之受位於朝例以公為大理評事歷位尉大理  
寺丞太子中舍致仕年八十一夫人江氏江南翰林  
學士文蔚之曾孫 本朝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  
龍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壽昌縣君年八十慶  
曆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又有公之喪  
皇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塋于所居塚南從先塋也  
公逮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其母程氏篤愛  
之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喜事鄉之儒衣冠

者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悌學文不啻出諸已有良  
紙筆必徃遺之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  
正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  
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脩而已用是時異  
夢而生貫之總角好書不同群兒夫人曰此子必興  
宋氏吾叔父知南劍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勳郎中  
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  
常參督補東南以便侍養公老而靜勝日於官舍焚  
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為亦足以遠  
嫌疑非苟然也夫人雅知子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  
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傳於法及知

瓊州亦如之聞者鮮不憂而夫人諭公吾兒志大且  
廉決無私事為人所不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老年俱  
不病自知將死教令婦子疊疊如平常鄉人異之三  
男貫之為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  
書非聖人作一切鋤去不問至于為吏亦多見稱此  
其功名未易知次日某頗雋才蚤死曰某能治生得  
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觀辱貫之游而不獲拜其  
親於壟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屬  
之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  
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為  
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碣銘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麻源東南其地曰某是惟  
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歷  
擢寧洪州推官五遷為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  
溪豐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公少好學  
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  
及逢其人則疊疊是非必中與人交外淡泊然其義  
分雖白首如初在官文理堅著尚有謫兆其所持操  
亦不可奪郡有土祭既貢而償其餘公言其賊民轉



運使以聞及其貢者皆免洪有久獄逮證不已公與  
守爭守怒而起終以為公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庶  
弟為異性者買吏得直莫克為辨公召語之不刑而  
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  
起吳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名臣居家孝友親既  
沒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若故或旁以生要  
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晚憲吟詠久而益工不  
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首將老于山  
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塋禮有碣宜為之銘其繫世  
則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吳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

隱於詩繼鸞鶴兮楊蘭芝志不就兮以喪歸曰天  
與命兮竊難知工五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  
之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為郴州軍事推  
官罷得寧州不行以鹽鐵判官舉鹽海州洛要場遭  
母憂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袁州宜  
春移雅州廬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  
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  
員外郎替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

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  
塋于鄉某某里某地名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  
贈某官母周氏某縣君妻黃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  
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次某一舉下第死于京  
師女嫁黃某范某黃某銘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天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  
右仙繼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墓碑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  
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  
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  
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  
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塋可封鄉安樂  
里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  
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塋于某墓東南隅孤來求  
銘敢不聽吾邑陳氏為富家而幅之以善于今四五



世智不以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獄無繫人入  
場屋得祿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喻  
子教孫蚤聞暮燕以終于身不亦美哉夫人之曾祖  
某祖某父某亦不仕為人母者五十年主家事者三  
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之用慈故不失恩  
屬纊之日門內百口又何盛也生男八執喪者五人  
曰某其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  
新人嘗為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產業一女嫁黃氏  
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為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  
者階其富以趨犴獄陳氏之良鄉所矚君之夫婦  
全而復積善有慶乎後昆百祿

### 進士傳君墓表

亡友傳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  
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已  
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眾無蕪芥好學有辭以  
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觀願  
一言庶乎不泯沒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俟報  
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  
月也後二年正月壘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  
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  
在後人至君又無祿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某

某然未有立塋已其兄某使人來告迺表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妄言至于仁者天鄙者  
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不  
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  
殤子亦何足道哉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溫之塋以行高故譜敘甚詳其子漢  
公字伯英初名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  
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墟墓間也  
伯英少從吾游俊捷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  
因放失繡墨眾非之終竟自反於親勤於家儉於人  
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妻聶  
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羲汝士汝臣女許嫁鄧  
潤甫廖廷圭幼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  
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  
辭曰

山可塵谷可埋謂余非妄人者無襲伯英之墳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  
某吳某桂某其齒六十有四死塋里中之金灣後一  
年實慶曆七年景先礮石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絕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為腹背土地衍沃宜  
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  
惟少機不肆文法為獄訟事吏惡政苛廩之百端  
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借而居之名山水  
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竅恢恢欲  
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為祿仕  
而擲禮義探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溫厚力治生  
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為詩與學者更唱和爭錙銖  
膏饗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參外事故景先以其  
文再試于禮部景先亦嗜學多藝其壻陳吳桂皆  
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壑地  
築室其旁以待賓客為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  
自囂塵處聞其所為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頂髮未  
素今茲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霞嗟嘆栢竹揭之  
墓門千載可讀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為博士年  
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葬其祇  
播揔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及生吾成人與之往還尚二  
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辨多所跋履凡荆楚間三  
川物象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徃徃記憶上下巫峽

見神女事迹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  
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為和同然未始以氣下  
於物用醫藥交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  
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衆醫縮頸遯去唯  
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  
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  
山為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前進立廖君墓表

君諱夷清字禮卿南劍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  
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郎二十載裁得大理司直建  
隆而後稟命我朝遂課其功累遷至瓊林光慶使檢

校太保判三司驟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  
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耳  
故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瀧浦伍相願棄於  
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鄉人有記其事者  
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  
獨不就及 朝廷錄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  
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  
篤學有力作詩賦尚俊壯其於啓事長調歌尤能動  
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吾姑類先人  
其弟臣清得官而夫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  
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劫告以其故賊亦義之



不害初舉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屏今猶未絕五試  
禮部皆不耦慶曆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未免  
選沒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誥師其友舊相欽以  
歸其冬十二月塋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涓水實  
君之徙居邑也娶鄧氏生四男平噩可至一女嫁周  
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三年於其塋也平自為誌平十  
二齡而無父蘄蘄自然出於泥滓間以濟其業聽高  
眠遠有足佳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  
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捧其鄉先生屯田郎中李公  
之狀來觀嘗辱君游謹撮其要託辭左方曰

太保之中貫神炙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  
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為人之子  
孫者其可不然乎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公家焉天聖中嘗省  
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卿生十  
三年習為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卿第進士  
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  
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  
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喜弄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  
解之使不致獄訟眾亦愛悅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  
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

譜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彥機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瞻繼陳氏生冠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觀奉其母夫人柩葬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為無服殤既而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家破貧甚屏居

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者夫人剛正有計筭募僮客燒糶耕耨與同其利晝閱農事夜治女功斥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觀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為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為成人不然曩爾小子為庸保為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孳孳學問間邪復還舊居娶婦有孫如平人家夫人茲不倦門內細碎觀尚未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迺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其脆非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



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畧之聞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食在身者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况於錢穀固無吝心由此困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觀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廼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况乳幼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壟前二百七旬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死年四十三嗚呼觀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彊父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顛晚廼悔之未及行而禍作矣嗚呼觀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之祀不自引决敢因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為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來今為南城人曾祖某祖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

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於戲吾家  
破父及觀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危窮陳氏處之  
罔不寧雖晨夕費猶或已出斤絀櫛賣之單盡執勞  
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  
會惡衣以往參錦文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瞻相顏  
色惟先意之為吾母固愛之觀行四方未嘗與謀亦  
不敢問在家有所嗇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卑柔  
靜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  
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  
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箝耳酸骨校善惡則尤  
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龜告吉日用

壘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  
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 亡女墓銘

李觀之長女嫁為陳汝翼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  
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

之汝家兮畏如鼠

人生皆樂汝獨苦

命之薄邪抑吾故

汝來何為何以去

墓無子孫久誰護

後人知汝吾之女

幸掩汝骨無汝露

###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三十二以死嗚呼



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  
成為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溫溫可愛性賢深於  
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為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  
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庶不至猶儉不至  
非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據  
棘芒也厭浮屠說斥巫祝邪媚遠之不使汙其門其  
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閉不出諸口公儀見事  
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故予猶憚之也  
早苦氣逆藥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  
矣是以死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衆  
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  
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  
也寃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子將西  
游告之別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  
去及其歸也而公儀壅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  
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黃矣是皆弗可得  
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譁譁其華晰晰其鄉兮噤噤其家出  
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璞乎君子兮孰訾其暇學優  
而仕兮維人之欲自熾而坦兮始園其藪志愈張  
兮疾愈蹙老愛弱慕兮嗷嗷其哭嗚呼豈人不好  
善兮鬼之求不用於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



知而命奪之善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已焉哉鳥之  
飛兮隻其翼航之中流兮槩斯溺吾友之舍我兮  
不我力行梵梵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  
心煩憂兮曷月而寧挂而酒兮以寫我誠路漫漫  
兮莫造其塋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  
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文之行千秋  
之下兮庶存子名

白石進師塔銘 并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天之生民靡  
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賢亡孳孳蚤夜而  
鮮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遠甚安樂無筭王臣所嫗  
覆士女所合湊生則得其奉沒則得其歸而况人材  
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噫佛之法豈不雄  
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暹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  
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壺長老誦法華  
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壺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  
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為自通德住時已主院事殆  
今無曠性潔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  
篇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  
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  
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久淪滅無以旌識幸  
我之來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



優游以卒也如此廼後之銘曰  
生也何來 死也何歸 神形一離 曷封樹為  
土石義義 松楸差差 惟門弟子 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常語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  
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匠衛風也非仲  
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  
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吾朝者豈易與哉使齊桓  
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  
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  
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二十  
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官於

臺而宮於桐近先王墓德其思念名之曰放燬之之  
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  
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  
矣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  
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  
卓效之東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  
光之罪也敢問為光者宜如何曰曾孫高材好學  
而光不知王賀放從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  
庸可悔乎衛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向說鮑王孫賈  
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說成帝忠貞也王吉諫游獵

而賀加禮遂擇大奴善屬而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  
之資補猶可為也况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諛者舉  
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漢廷固多士矣豈  
無輔弼之益哉受皇帝璽綬以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  
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光而學也慙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  
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  
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  
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  
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



賢刑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  
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  
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  
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冊  
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宋少年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  
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而果誅夫三子者有功  
於文也何疾之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  
悔懼亮見事遲且女之賊其素而私於我者其可以  
納之室乎是亦恃賊我也宋立豈不謀其身不爾則  
為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  
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  
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聞之自投於地乃收  
濟家屬付廷尉夫弑逆非文王意耶曰弑逆之名何  
可當也其有意必倣手於人而歸罪焉養犬者固  
欲其禦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慙於客不得不有說  
也為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况父母妻子狼  
籍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辨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  
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孰謂僕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



者也周勃誅諸呂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文為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季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為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謙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娶之語泄則此何為

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已大禍隨之夫其用事日又刑人之父殺人之兄絀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彼無動邪譬諸騎虎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舍隆盛而就夷城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功則斯入也能不異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曰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黃巾威震天下梁衍說之而不肯從陶謙推之而不肯應



聞命馳走就拘朝廷其志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雖巧言肅代猶出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名中人暈諸况子儀乎嵩雋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獻帝豈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彼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哀哉二臣之心吾嘗為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嵩雋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雋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為之辭矣夫徐君側之惡惡極而君興可也不幸投鼠而器喪焉安得面目入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於陷穽也被范曄弑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  
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  
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為君其肯以  
導為君導既宰相矣藉令敦捷又何求焉在他人猶  
可無異志况導之為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疎遠  
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日詣臺待罪  
也呼周顛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  
耳再舉則不然為導者蓋懲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為  
明帝者蓋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敦使



衆有奮志帝屬道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契遂平大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續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以惠帝愚賈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續奚為哉曰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續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聽其臣子得如邴吉距詔書曰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宮掖多姦詐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續之言萬安計也嗚呼學者之勿心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矣未嘗有齒牙續者也

漢高帝使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噲將曰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訂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怒後悔噲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或曰平畏吕后而已矣曰不若是則高帝以譖殺功臣吕后怒亦且報平勃平勃死則諸吕強又誰制矣哉高帝之不在噲吕氏之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吕安劉氏由燕之謀也不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敗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  
于孝景庶且富矣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  
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強固宜帝不以術  
縻之隗方翩翩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  
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  
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子家駒諫而劉隗勸  
焉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雲涕而遣之闇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為直者夫有口才  
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忘忠恕何所不逮也其甚者  
干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為忠識者以為賊國無  
譽焉則以自斃一有可為則危宗廟矣自斃者商鞅

是也刑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  
廟江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謝之不  
聽階為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  
所言中意然則作忠子宮歸來望恩之臺嗚呼噬臍  
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  
族何變之暴也以為罪那何以賞以為功那何以誅  
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  
天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  
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內  
無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爾文帝逮諸



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待者皆棄市彼輜車封誰敢  
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  
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  
主父偃族滅魚復侯不得還闕而蕭順之憂卒聖人  
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  
知量矣知其說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盜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常語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  
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  
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  
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  
文王武劣於帝也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  
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  
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  
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  
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由此也人固右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  
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  
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  
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  
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  
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西守京師也非粹與駁之  
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  
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  
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  
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  
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  
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亂九州說者以無錄而王謂之  
霸在太昊炎帝之明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說者之  
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間矣尊懷王為  
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為西楚霸王非霸九州  
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蓋籍之類也  
敢問陽尊為義帝俄自取之亦足為霸乎曰謂其號  
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詩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  
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



文王乃爾武王舉兵建大號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  
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攸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為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王  
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侯以亂之過矣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禘文王郊后  
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  
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彘仲始用諸侯禮  
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  
後百里也因闕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  
乘朱英綠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  
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  
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  
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  
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  
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  
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  
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  
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  
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  
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  
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之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  
皮幣大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  
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為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  
有諸曰以炮烙為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紂  
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姜里之囚既  
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  
不利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為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制  
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  
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  
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沒太  
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為人後者為之子  
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疎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鬻鬻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已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政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二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耻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衆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平哉

世俗之說者必曰復古古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公羊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持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廢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P1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我願力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  
群仙誰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荆榛  
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為器器然夸謂予材與工俱美  
如何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  
吞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已  
出民官不知喜一作事誠可貴出已乃傷財誰能一作  
其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矣今君倡是詩敢  
以報嘉惠

秦人峯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  
予觀後世事政後火烈烈苟非為鬼神何計避羈紲  
聖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  
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峯中人笑我民屠裂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  
披衫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  
顧恐狹隘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斲河漢決向天南來  
移舟復轉嶽壅遏成環迴橫持北斗柄量盡酒星罍  
箕踞接下流一軟空千壘八風助吟倡萬怪供朝諧  
醉來散髮卧蠅聲視露漉冷笑勢利予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予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  
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為賤阿蠻雖解舞不見真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為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  
盜泉既不飲諸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振弱  
勇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嘉乃誠水源如關關  
尋常竊六畜夜傍人牆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慙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壘壘  
紅塵生不識明月字可捧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東

風雨氣勢惡草木精神竦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育  
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  
下士固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樓稻

朝陽過山來下田猶露濕餉婦念兒啼逢人不敢立  
青黃先後收斷折偃偻拾鳥鼠滿官倉于今又租入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  
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

不飲養母豈不懷居蘇後及下戶財盡無所輸  
其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若盜賊驅  
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求訣欲死無刑誅  
我時聞此言為之長嘆嗚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  
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  
蘇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繁爾愚婦人豈曰禮所拘  
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狀州縣莫能察詔旨成徒虛  
而况賦役間群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錮銖  
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萊汙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淪  
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  
吾言又無位反袂空漣如



寄懷三首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鞞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  
玉食白如飯瞑目已腐穢生者不敢留埋藏與蟻蟻  
百年富貴身孰若鳥獸類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又

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癡兒似婢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佯把衣袂弄

又

齷齪復齷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  
俗儒抱書卷未去眼中膜誰將古人淚更為今人

避暑

富貴責且重熱耻心如何貧賤事易了飽煖幸已多  
大熱火天下虛堂枕山阿技俗嫌人影考古分賢科  
漱冷齒雙噤飲香顏半醅一蹴或移日遇狂還自歌  
去就各有志彼此無相訶原憲豈嘗病賜也徒來過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喜豐年歲凶已賤糶年豐安得錢  
賦役忽驚駭倉廩其棄捐銖銅苟可換富貴豈我憐  
歸來官事了相弔柴門遠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  
王心幸仁聖分職當忠賢謂穀賤為美咄咄無欺天

送上官直

失意多怨尤有誰能自知遊人務乞丐之子唯求師

成名在積善于祿元闕疑根本苟深固春風諒無移  
題昱師房三笑圖

高僧不出院屏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  
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想見如古時人間福事入吾  
笑何必門前有虎窟

寄祖祕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眾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  
昨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  
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  
鞍馬到即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  
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

爾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踳踳向前跪  
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  
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窻惆悵夕不睡  
塵埃滿鬚鬢真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  
僂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  
有奴來啄門手披衲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腳誤穿  
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  
為再拜請就席熟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嶽氣  
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  
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  
計自此習往還中心蔑疑貳如執息廣履如飢享蔬



饋君後南康守舟維蔡河涘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  
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執衆人嬌綺羅相對細蘭  
芷朱絃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  
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  
試崇崇九門開窈窕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  
致中貴當張闌蕙索編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  
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富賓  
禮一朝在襪穿兩目但聘貽捉筆祈所問移時數千  
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竒寧當至專  
意龍馬騰天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  
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孤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波  
凡及過廬山南明君初布治船橋旣入岸馬首已來  
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  
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人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  
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  
厲陽鳥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  
憐長帆張去聲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  
山墜篙工斂手左脉脉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  
敢視我時撫牀歌分去聲作長江鬼所恨生勛勞不孝  
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  
望鄉里厥後過挾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具  
有甘旨稚女能紉針驕兒備生齒芝艾除閑草萊疏通



舊沼止君廬可終焉生計由此始郡守方仁賢學宮  
盛脩理踵門致勤恪命我論經藝麻衣何紛紛鄉人  
子若弟不唯務章句所欲興禮義施為有本末動靜  
有綱紀蚤與鷄同覺夜與月相值孳孳忘飲食斷斷  
在文史時附南康書或連北來使尺素雖滿前話言  
難到耳殆及三年冬聞君受朝寄名橋按刑獄勢可  
平冤滯故人漸大任賤子羞自慰軒車日已遠翰墨  
益難致薄命良可傷隆災渾未已是年之季冬喪家  
纏痠癘老母尚委頓繼軀蓋蟻蝗形骸非我有魂魄  
與心離權柄在鬼物功力非服餌曉突誰能炊午闕  
猶未啓荏苒再週月坐會天不棄春風動枯槁其爾

澆根代行行夏交秋吉微凶不替高堂何戚戚疾病  
日攢萃一夕脾臟間發泄不復止詰朝問無言目瞑  
口齒閉號啾諸兒孫雜沓大鼎沸嗟我當彼特誠恐  
弗可諱醫師相急熱巫覡兩經緯藥草極酸辛法術  
殫怪詭薄暮乃復蘇踰旬僅知味方茲戀庭闈旋已  
對獄吏試言其所由內省亦無媿有人同州閭發迹  
自徒隸竊被儒衣裳曾亡小材技突如游京邑欲以  
干明獻朝家焉可欺羈旅謀自濟乃造黃紙書便取  
青袍衣乘船歸南方欽叔謁當位自言章奏奇因藉  
宦官勢詔文降自中宰府不預議既云能占天且曰  
善興利江淮一經過郡府十不啻到處爭逢迎莫能



思處置轉運苦愛奇得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展才智小人靡付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圍印  
發傳遍閭閻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道結縵絲繡送  
塞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  
誇瓜甬在昔秦無人統朝贈之善繁我非龍豈曾碌碌  
寧不耻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  
取真偽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  
皆徇係幽幽囹圄中憤憤爭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  
見巧敵畫地尚不入叢棘曷可賞惟茲謝吾母幾不  
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几庸豈同志吁我養英才徒以  
鈞積毀篋書歸故廬庠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感暑  
瘴火熾郊園有餘爽蔬田不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  
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滯侈思君非一日欲去  
無雙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  
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鼎慈嚙魅人壽有短長孝子  
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王佐才簡在  
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難加飯苟如願蒼生  
猶有恃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  
反為累回憲本無官禁紂焉此俗子但相非吾心  
已居易近者游葛陂念君在臺臬作詩本幽懷讀之  
勿啜鄙

名男曰參魯以詩喻之



孔門有高弟曾子以孝著求諸聖人言尚曰參也魯  
才敏誰不願顧恐難荷負苟無德持之何益於父母  
昔如吳起者善兵亞孫武鬪臂游諸侯親喪哀不舉  
楊彪有子脩器能願可取一旦以罪誅抵犢徒虛語  
吾生本薄祐略無兄弟勑及汝又一身不絕如線縷  
祖母唯汝愛無異所生乳寧止託祭祀亦欲興門戶  
伎倆勿求名適時乃有補計慮勿尚巧合義乃可處  
持重尚寡過推剛庶無懼內以保家族外以揚名譽  
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魯為汝名其字曰孝孺

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女色無定美寵至美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  
安小家子粲粲秋池荷性慧不覺耻母憐不加訶  
出戶一囊麝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  
都人口如涕觀者踵相摩因緣幸充選恩澤成偏頗  
少費萬金珠一呼千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嚙傾天河  
東鄰有賢女春綠涵脩蛾花艷不裁翦玉光無切磋  
自小固聞禮藏頭豈知他親戚尚未見媒官當奈何  
過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偶市里或山阿  
豈不有奉養春釀與機梭列女不得傳樂府無人歌  
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滂沱富貴易脩飾貧賤多笑呵  
柳下無仲尼小官終戒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  
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進當取勢位健筆為干戈



胡然守一節獨自埋隨和

江亭醉後

平生尚倜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為鋪設  
渺瀰東江來豁舒暮雲裂倡文稍多藝市酒且供噉  
俠氣復何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輓掣  
咄哉千里足嗟呼三寸舌悔物喚龍取天葩令鬼折  
艷唱聲非雅戲談理當譎惟房笑私昵問巷嘲瑣屑  
更鼓莫催睡夜風纔去熱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  
內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繼吾儕古豪傑方寸浴日月  
被謗肯自疑為歡顧猶拙放飯彼不惡使我無齒決

寄章友且

人生何足貴貴在天資秀譬如沙石間金玉豈常有  
有才不善用多為深邪誘嗟哉棟梁材往往厄樵手  
章子吾不識美在衆人口如何材藝多四十無所守  
所守者何為非貴亦非富古今聖與賢歷歷垂星斗  
景行苟有成進退無一繆不能攻天下尚可名身後  
百年隨飄風白髮勇未闕良時且不反飲恨唯尸柩  
無謂學已足大海難掬漱無謂過可文希珍尚磨垢  
智者當自知既往誠可咎西子蒙不潔見者掩鼻走  
惡人幸齋戒上帝必享祐相如竊妻逃積真徒沽酒  
一朝賦上林在漢為稱首努力念爾哲吾言非子諾

中春苦雨書懷

春秋書大雨三日已為霖如何方春時終月常積陰  
淙空若泉瀉墮地成淵深曾無晝夜別顧恐山嶽沈  
疑是天之河底漏不可棄傍無又竭石欲補難為針  
又疑坎宮水陽權所不臨何等大鬼物戲把北斗斟  
誰籠三足鳥冷卧空桑林勾芒夫權柄益聖啼盈襟  
枉殺幾番花恣許泥土漫一作或云天有意欲使誅  
荒淫田穀彼何罪茅穎當森森一粒且漂溺不啻千  
黃金路絕吊客行餒我一作鳥巢禽風聲怒打屋寒  
氣奪穿衾况我出山遠八次慈江潯嗟嗟歲月晚悠  
悠金玉音無聊但詆笑有得還歌吟莫怪旅愁甚旅  
人千萬心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暖碧覆晴殷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  
同時盡妖艷無地容檀欒移根既不可潔心誠為難  
外貌任春色中心期歲寒正語耳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孤懷

智者在不惑君子貴知機彼皆有耳目無能辨是非  
蜀犬盡鳴吠義輪自光輝古人不可作垂涕沾吾衣  
讀韓文公驚駭篇因廣其說

主人渴良馬漢夫念駕駘行遲追及力少牽易來  
時聞千里足百箭橫其懷主人雖欲買來口大悠哉  
送陳次公茂村



俗人無心習貴偽不貴誠口吻當文學無走成名聲  
之子出蒿萊行潔業且精中美未外發撲質亡華英  
持此嚮塵寰詎克突與憎况復克薦舉路險豈易行  
所願天命泰因之主者明牙絃一鼓待鍾子耳必頌

蝦蟆

蝦蟆爾奚為閤閤攪人耳在官不為去聲官在私無私  
事徒將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刺語言且欲譟夢  
寐何者孔稚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滯各自有知  
已

惜鷄詩

曩予家居見鷄有異者為之動心嘗欲作詩而不暇

實夏五月學于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鷄母乘春數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  
其母且再卵逐之使離散衆雛既小來一子獨戀戀  
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  
卵生亦云足母伏巢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天  
巢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一卧不捨須臾間  
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  
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戀勝無在腹漸見東西行  
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投  
朝啄荆草林暮爪河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  
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

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鷄與衆異酷似有天資  
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况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  
萬物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  
五十慕父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  
古人往莫追言之淚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鷄詩

日出吟

日出百鳥喜羈人嬾舉眸長恨年光緩祿養未可求  
若至年光過高堂又白頭義和君有知柰我心悠悠  
聞文子瘡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濕地頗失飲食節  
脾胃驕不治氣馬癡如綫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

江南此疾多理不憂顛越顧汝僅毀齒何力禁喘噎  
寄書詰醫師有藥且嚼啜方經固靈應病根終翦滅  
但恐藥所為嘗聞里中說茲地有罔兩乘時相冒結  
嗟我鬼無知何於我為孽我本重脩飾胷中掬冰雪  
禍淫雖甚奇無所可挑抉疑是饕餮魂私求盤盞設  
盡室唯琴書何路致羣血無錢顧越巫刀劍百斬決  
徒恣被奪邪公然敢抄撮吾聞上帝靈網目匪疎缺  
行當悉追捕汝苦且夕歇慈愛早有加憶念今逾切  
塵勞差可畏歸計又云轍所生能劬勞祖母矧聽哲  
羸卧雖未蘇撫視諒非拙勉勉多自安風來信勿絕

讀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  
心如蠶絲輕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  
公言繼原憲俠賊乃為良仁義謂足羞貧殖比君王  
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  
子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慎思其否臧  
和育王十二題詩州錄屯田以僧常坦詩作

金沙池

遙聞金在沙知是虛名號世人方始視奢何效有遺寶

佛迹峯

佛迹空在茲佛心無處所尋迹以求之似學邯鄲步

七佛石

物雖散殊孰非道之體何必石岩岩方疑金色寶

袈裟石

袈裟教一來東群心日歸向土石至無情也作披緇狀

明月臺

月色固無改臺基亦不壞嗟哉翫日八人古來誰更在

石屏風

形模皆自然樹立豈人力松影與松光掃成真水墨

靈鰈井

田苗自枯槁井鰈人所禱若教龍有靈此魚何足道

供奉泉

璘師鑿此泉晨夕奉親老因知達者心豈嘗離孝道

育王塔

嘗聞有為法佛說如夢幻胡然舉堵波香花耀凡眼

八角殿

晉後千百年茲殿儼如昔梵宇若皆然應須省民力

晉年松

與午既陵夷群材共淪謝唯有青青松于今被王化

重臺蓮

長疑佛界中天女來行樂為怕山風寒仙衣盡萍重

著

美女篇

繁霜毒春木花開苦不早愚夫擇利婚美女貧中老

為不治顏已門前車馬道闌房有禮文自衛誰言好

休態競朱粉古心慕蘋藻所期君子恩卒以慰枯槁

苦熱夜

發發背明燈黯黯垂疎帷階庭豈不好蚊蟲苦相期

壞扇無清風暗樹多敝枝屈指山泉侶寂寥空所思

丐僧

靡靡步康衢喋喋問流俗誰將今日財願易來世福

休論身善惡佛眼重金玉

閔俗

君明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

駒駒孺者言沈沈小人腹傷心勿復道拂拭寄清曲



感歎二首

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道成不見取貧賤誰之由  
陞楮擁堯舜郊廟居伊周面對豈無說咫尺路阻修  
浮雲關太虛白日光逆流嗟爾臨人者蔽賢天所仇

得志萬罪消失志百醜生誰云王公啗寬括搗不敢行  
出言到口角縮舌悔恨并自省由若此况乃蚩蚩氓  
故知當今賢未有非蔡可變

寄鄰父

離山湖歸期滯蹤如在獄他門一嚮炙賤子萬端辱  
吟憶圃花盡夢知原來執公言富貴遲何似耕種

竹齋題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闕竹淨好日媚幽人心  
南方夏厭暑獨此留殘陰憂雨挫促夢穿風搜涼襟  
長茵展麗鮮亂歌奏歡禽待奴叢村服語客拋塵簪  
志高成利讐思爽生詩淫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  
山迎穩履遠月勸澄杯深榮名雖未染幸亦非埋沈  
贈黃秀才別

朝闈入有籍疏遠難見君世眼不識道貧賤無高文  
蘭蕙生同草鴻鵠心在雲贈子喜別離兒女安得聞  
雨中作

群陰侮陽德雨陣春嘈嘈白曉休成夜瓦口生飛濤

凝雲列山嶺冷氣攢衣刀徑闌有松竹庭卧唯蓬蒿  
花滿得罪隕鷲辨知時逃隱苗出水短木苗隨日高  
微吟雅於樂快飲其如膏朱曦待未見天蓋空牢牢

獨居

苔根跨階發白雨滿四簷春眠嬾下枕日午誰開簾  
浮塵裏酒盞鱗蟲鏤書籤榮樂豈不欲非義固所嫌

閔雨詩

吳江之南是曰豐國五種之土天下食一歲不登吾  
民菜色如何天不仁縱彼旱暵子稱其神矯矯赤龍誰  
火軒來自東南山咸池悞水不敢沃陽侯失色愁烹  
煎况茲眈眈流涓涓何足吸之唇齒間但見未與黍

蓬勃紅塵起土伯勅其屬掃路迎飢鬼哀哉氓蚩蚩  
託身釜鬲惟蒸炊小人怨咨君子知天生天殺今其  
時我聞皇穹大德在生育愛養萬物同嬰兒產民之  
身賦民食中道絕之何所為當時冥冥間委任非其  
宜山川之神各守土群龍受位司天地上帝當軒親  
戒勅十日一雨無愆期帝心仁且信臨下固不疑謂  
言庶事有分職屏去視聽思無為安知愚下鬼負德  
孤恩難割指弄天之權侮人命貪嗜牛羊邀祭祀忽  
焉一物不稱情因教此旱火生靈雷霆之官畏罪莫  
敢諫頭枕天鼓眠不醒帝在紫微垣下隔千里雲徒  
勞銜血向空哭帝心雖聖安得聞北斗侍帝側幹運



氣母均四時五星暨衆宿照曜亡偏私夫何容此鬼  
恣行胃臆輕天威定是機務繁耳目有所遺小臣亦  
何者草莽負奇節欲係神頭無長繩欲斬龍頭劍鋒  
缺皇穹如未察凶邪空使小臣心鬱結

訪周道士

豈無飲食奉歡樂亦有賓客相追遊宿醒在枕或時  
起俗話入耳令人羞偶隨賢友訪仙子一臨花檻對  
窵醜塵埃何處是浮世松竹此地長清秋古來擾擾  
富且貴天下茫茫公與侯蓋棺事了何足數乘興  
傲真良籌

甘露亭詩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甬羈其間哺乳不及  
處有時泣殺呱呱兒南川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  
凶饑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展炊伏陰何者  
不仁甚釀作水災來助之煙煤刷天雨汁黑嘔山泄  
谷爭奔馳橫流一夜打城郭萬弩竊發穿毛皮東隅  
有洲尸揖揖如蟻欲走遺水圍屋根無力樹腰折蛟  
蜃食人猶擇肥濤波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  
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茲軍麾民生在我不在  
命告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困載之剗木何  
累累泥沙外冷內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攀坐卧  
滿府舍賦以酒飲加饋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

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姓召使親族攜之歸司農  
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為有餘况可補不足大  
賈蓄家如響隨來贍去察夜繼晷赤熱不忍蔭華棖  
由斯一郡十萬戶餓膚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沒者  
莖唐虞仁壽重歐躋

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高卑城西老宮古松  
徑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結不解玉階瓊樹光  
離離吐俗奔走競觀觀手攀口吃同齋咨學老之人  
周氏子好善不類黃冠師欲令事迹緬久遠築亭其  
地高巍巍公之歸朝不可借松樹至今猶未衰我作  
此詩揭亭上他年墮淚如羊碑

送丘寺丞

嗟予兀兀何施為學無異意誰傳師嘗言先聖所述  
作人事而已亡他岐安知步步有天道繫我丘師能  
識之春秋下應三千歲雅頌周流十二支闡幽大傳  
與隱旨圖寫轉匝成圓規勞兄示我復教我一字不  
曉如癡兒文侯聽樂唯恐卧今我幸免指目皮丘明  
子夏言不及我兄所得何神奇直疑前身是顏子獨  
受師說無人知又疑夢寐感靈恠常與周孔相追隨  
不然悠悠千載後何傳何習遽如斯窮愁著書古有  
例昨官闕中今海涯海涯路遠學者少斯道未有施  
行時 聖皇誅賞甚明白歸來奏蹟無遲遲江南騰



雪片如掌酒花上面寒力衰是非得失從此止馬頭  
一別東西馳

荅綠葉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  
序

佛繇西域漸中土欲使群心皆鼓舞若顯梵語及胡  
書昧者雖從明孰與其徒性往多材能暗結時賢為  
外助遠公自昔來廬山誇逞蓮花邀社侶吁嗟君子  
遭亂邦舍此未知何處去邇來一行善記覽齧破乾  
坤尋磨數或攻文苑掠芬香辭則貫休筆懷素其餘  
曲藝與小詩布在人間難忘數賢豪大抵多憐才引  
致門牆無齟齬其人既重法亦尊羽翼大成根本  
綠山山谷見不遠緇楊惺惺盡愚魯坐量此去  
襄織縞焉能拒強弩去年有使自番陽手藉一函來  
我所發函乃是綠葉書千字滿前雲縷縷衆人飽食  
已用心欲噉伯英肥羨虜當時名士嘉其能長序短  
篇聯繡組因思幅員千萬里如師之能更幾許以儒  
翰釋日益多何恤區區一韓愈

春社詞并序

寶元二年嘗夢太雨一夜所居室驚而仆地既已有一  
人甚長大紫衣而冠上冠謂雷之神也呼觀使前授之  
題曰春社詞詞或作字不能編觀懼栗栗接筆得八句與之  
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惟思今七年矣值暇日以五

句足之

吳臺詠春鎖春色  
玉卮刷花光入龍  
園田邊大樹啼老  
鴉野雲凝醉寒  
查才年華欲住風  
雷惡蘭臉知秋淡  
先落時榮時謝無  
了時扶起混沌須  
神醫

聞訓旅

昔年因讀昌黎字  
八知有訓旅猶未  
真客堂昨夜戒燭  
後一聲竊發誠恐  
入慈母入席匪虛  
語據此麓暴誰  
敢聞殺人之子  
爾子天地不管胡  
為仁豈無鷹隼  
善搏擊去路昏  
黑難相親亦有弓  
矢可彈射卻恐誤  
中東西鄰我今獨  
處雖無懼聒不得  
睡寧不噴嘗  
鳳凰百鳥君丹穴  
萬里誰能言行當  
整頓九韶樂

迎絆羽掀重雲

上前而拜列爾罪  
爾軀何足為灰塵

聞喜鵲

翩翩者鵲何品  
漁羽毛白黑林之  
幽生平智力可料  
度有巢往往輸鳴  
鳩天然卻會報人  
喜愚兒幼婦唯  
爾求萬聲千噪  
幾曾驗聞者終是  
軒眉頭從來烏烏  
愛反哺孝慈情性  
誰可傳其間於事  
最先見告人凶  
禍令人憂憂時不  
肯自脩飾禱請神  
鬼爭啾啾告之  
愈驗愈見惡法共  
二穴患鴟之由彈  
丸瓦石相擊逐  
名園佳樹難依投  
忠言逆耳世罕用  
屬錄曾劄伍員  
喉莫笑後來司馬  
公事事稱好真良  
謀

解湯延祖字



仲尼作經授曾子明至孝之終始始於事親終立  
身以是揚名於後世八雅有言念爾祖述脩其德乃  
為美聖訓昭昭十八年寓之瓊瑛千餘歲湯生本由  
義方教石磨沙盪求成器其名延祖有意哉吾以子  
立為之字立身之道無何如非曰凡人富貴貴不賢  
而位何能為蠅蟲豈不披紅紫周公亦入舜亦人口  
銜日月坐天際曷哉見善勿遲疑往來後生誠可畏

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